

蔡添强回应星洲强势攻击 媒体杀伤力大未必处弱势

作者 / 本刊陈慧思 Jul 14, 2010 12:20:42 pm

专访蔡添强（媒体篇，上）

【本刊陈慧思撰述】在人民公正党策略局主任蔡添强宣布“冷待”《星洲日报》之后，《星洲日报》即以言论自由和捍卫知情权之名，向蔡添强展开排山倒海的攻击。该报在“冷待行动”宣布当天回应蔡添强的声明中，虽说“日后不会对此事件再发表任何言论”，可是取而代之的是该报职员和读者的连篇文章轰炸。

在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、张晓卿垄断报业、首要媒体（Media Prima）垄断电子媒体时未曾替新闻自由振言的《星洲日报》因本身遭“冷待”一个月，就觉得新闻自由危在旦夕了。该报网络英文版打出“新闻自由危在旦夕”（Press Freedom at Stake）的文库标题，收集20篇回应或非议蔡添强“冷待行动”的报道和评论文章，讨伐蔡添强打压新闻和言论自由，违背人民公正党原则。



自7月7日起，该报就以“新闻自由遭打压”之名出台，大量刊登非议蔡添强的报道和文章，相比之下，蔡添强的回应只占一个小方块，该报以如此凌厉的攻势回应一个政治人物的反击行动，尽显一个强势媒体的霸气。

尽管我国媒体因法令的钳制而居于弱势，永远予人“受打压、被压迫”的感觉，可是这个实例告诉我们，政党和政治人物并非总是强势，而媒体总是弱势的。当政党或政治人物居于弱势、遭强势媒体打压时，他是否就只能默默容忍？他是否能采取什么行动反击？

如果你认为媒体肯定是弱势的、政党“冷待”（no favour）媒体就是打击新闻和言论自由，蔡添强要颠覆你的想法了。

是权力，就该有管制力量

蔡添强在星期日（7月11日）接受了《独立新闻在线》的专访时说，我国媒体遭到长期打压，因此许多人忽视了媒体作为第四权的影响力，但是怎么说媒体还是第四权。既然有权，就有监管力量，国会的监管力量是选举、法官的管制力量是宪法、遴选制度等，媒体的管制力量则是市场、国家条令等。

“第四权是有界线的，并不是绝对权力。马来西亚从来没有让第四权真正发展出来，很多媒体朋友都会觉得，第四权好像是一个受害者、一个被压迫的，但其实，如果我们接受媒体是第四权，那么权力也有它的暴力，也有一定的影响。”



他认为，消费者有权利罢看报纸、罢看新闻，行使这个权利并没有动用到公权力；如果就连行使这个权利的权利亦没有，则消费者全然没有能力影响媒体。政党亦是消费者，可以依其需要和喜好偏爱特定媒体，或冷待特定媒体。

曾在澳洲求学、香港的非政府组织工作的他表示，在国外政治人物、政府领导人怒骂媒体是普遍的现象，这个现象在马来西亚不普遍，原因是在这里，政治人物非但可以批评媒体，还可以关闭媒体。

在他而言，眼前最重要的是废除打压媒体的恶法，继而建立起政权和媒体平等的地位，以致政党或执政党就算如何厌恶媒体，亦无法打压和关闭媒体。

控诉《星洲》恶意报道

记者向蔡添强确认他是否曾呼吁雪州政府杯葛或冷待《星洲日报》，动用公权力对付媒体，他说，公权力意指有执法权或有限制权，民联现在没有打算、没有权力，亦没有利用公权力。他反问：“如果我们给某一个报馆特别的优惠，那是不是使用公权力？”

“政府、政党都是在互动的情况下，尽量在媒体的竞争中为我们争取多一点空间。我们觉得我们要给《公正之声》爆炸性新闻，你不能讲我们使用公权力。”



另外，他认为，雪州政府要是决定先给回教党党报《哈拉卡》和人民公正党党报《公正之声》，亦非“动用公权力”，而是“选择性要给哪一个媒体更多报道”，在这么做的同时，雪州政府无法禁止别人批评其立场。

他认为，“动用公权力”的作法是立法限制媒体、禁止媒体获得某些攸关公共利益的讯息，打压公众知情权，或逼使媒体刊登特定新闻；政党基于市场竞争等考量，选择先把消息交给党报或特定媒体，不算“动用公权力”。

记者进一步指出，《星洲日报》“澳洲之行引揣测 卡立回国后辞雪大臣？”这篇报道算是揣测性报道，如果公正党因一篇揣测性报道杯葛《星洲日报》，那么许多作出揣测性报道的媒体都会面对遭政党杯葛的风险了。

蔡添强回应：“我想把这个课题简单化成因为只是不满这个报道，这个可能是刻意把它简单化。我们从它一系列的倾向，我是觉得这种报道，第一，是不健康的，第二，他们在做这种报道的时候，还是继续跟我们保持很友善的态度、跟我们拿料，但是在明知道不是这样的程度底下，用我们的资料扭转成另外一种故事，这我想就是我们建议冷待《星洲》的原因。”

接着，他强调，公正党是因《星洲日报》一系列的行动而冷待该报，而非只因该报在7月1日刊登了“澳洲之行引揣测 卡立回国后辞雪大臣？”这篇报道。蔡添强指出，在卡立出国前，州务大臣办公室已给媒体发出其国外的行程，且《星洲日报》的要求下，特别发给该报行程表和雪州脑力激荡营的讨论，然而该报还是刊登这则揣测性的报道，因此蔡添强认为：“这已经不是猜测性的报道，而是刻意、恶意的报道。”

然而他又说：“这不是什么错，当然我不能要求每个媒体都对我善意，但是我也有权利不给

它特别的优惠。”

关键是立法保障媒体自由

记者反问：“你说不是什么错，那为何不要给它特别优惠？你讲这是恶意报道，但是以前我们有写拉伯要不要传位给纳吉，这样在纳吉眼里，我们这些网络媒体的报道也是恶意报道呀。”

蔡添强回应：“拉伯有权利不给你内幕新闻的特别专访，那是他的权利，但是他没有权力说，我要关掉你的报纸。所有的政权所以的政治家都有权利说，我要先给《新生活报》、《先生周刊》报道，我想这是媒体每一个互动者要自己做的决定。”

记者再提出，人民公正党在联邦阶段还是在野党，蔡添强此说或许会被解读为“你只是没有权力这么做，如果你有权力你也是会关掉我们的”，因其作法显示，他有“我不满，我以我的能力范围内能做的来对付你”的倾向。



蔡添强表示，他可以很肯定说“不会”，但是其用个人道德给出的承诺并没有意义，最重要还是民联有否承诺立法保障资讯自由、反垄断、废除《出版与印刷机法令》、执政后会否废除管制媒体的法令。

“CNN（美国有线电视台）也是一个暴力的政权，它可以刻意误导来制造错误，如果你说国家没有权利去检察它，那也不正确，是不是CNN可以刻意报道说，伊拉克有核子武器，而引起美国群众对伊拉克有成见，而我们不去谴责它。”

们不去谴责它。”

他说：“如果奥巴马因此而杯葛CNN，我想很多人会喝彩，那个情况是，大家都在level playing field（平等地位上）里面谈，但是在马来西亚，我们永远认为没有平等地位，媒体永远在这边，政党永远在上面。”

在人民公正党和回教党杯葛《马来西亚前锋报》的谈论中，舆论界似乎达成了这么一个小共识：政党本身并没有公权力，政府才有，享有公共资源的政府应向所有媒体负责、公平对待所有媒体，不应禁止任何媒体出席官方记者会；没有公权力的政党则有权利杯葛、抵制、冷待任何媒体，只需承担舆论监督的后果。

在蔡添强宣布“冷待”《星洲日报》过后，《星洲日报》诸公皆以“行使公权力打压言论自由”鞭挞呼吁雪州政府加入冷待行动的蔡添强，记者在进行访谈时以为，厘清蔡添强是呼吁政党或政府冷待媒体是重要的，可是事实上蔡添强的想法已经超脱了这个框架。

在他而言，媒体和政党、政权的地位是平等的，他们可以互相制衡，固然目前马来西亚的媒体因法令的管制，跟政权相比处于弱势地位，可是跟在野党比较起来，媒体又未必是弱势的，因此在野党应可以其方式制衡强势的媒体。

媒体是需要制衡的权力

蔡添强表示，在谈未来民联有没有权利的时候，最重要是民联在执政后有没有建立起平等的

地位。如果平等的地位建立起来，政权没有权力关闭媒体、打压媒体，届时媒体就再说自己是受害者，反之它跟政权一样，是一个需要制衡的权力，政权可以透过杯葛、冷待等行动制衡媒体，而媒体在这个角力的过程，并没有被吊销出版准证的隐忧。

他认为，政权可以作出一定程度的表态，譬如不买特定报纸、不在特定报纸刊登广告，以示抗议。要是雪州政府在反媒体垄断运动期间站在反垄断份子一边，下令罢买《南洋商报》，那是一种团结的表现（solidarity），而非打压。



问道这是否包括禁止特定媒体采访记者会？他说：“我没有讲过不让去记者会，我只是讲我不.....但是《前锋报》我们的确不让他出席我们的记者会，这是表态，因为《前锋报》恶意、刻意地在所有课题上跟我们作对。我们没有制止读者的知情权，读者还是读得到我们讲的东西。”

记者说：“如果这样是对的，那么联邦政府一样可以讲，我要禁止《当今大马》、《独立新闻在线》采访。它一样可以这么做。”

蔡添强说：“那你也有权利批评它。当然它可以这样做，而它也正在这么做，但你有权利批评它，你批评它打压你，这是肯定的。如果它说《公正之声》误导群众、破坏政府形象，这是我们的工作嘛，不然要反对党来做什么？反对党就是要夸大一个东西的负面程度。所以最终呢，是制衡嘛，最终群众或读者自己来衡量一个夸大的《哈拉卡》和夸大的《公正之声》和夸大了政府的功绩的《前锋报》，你们来决定咯。”

“但是要是我做一个政权，譬如说，下令《前锋报》不能在雪州卖，啊那个很不同了，如果说任何报摊卖《前锋报》的话，我取消它的准证，那个真的是打压。我没有这样做，我只是不通过你的管道来发布我的新闻，这个是我的选择。”

杯葛媒体，就承担后果

蔡添强认为，在政权和媒体的平等地位建立起来之后，就没有所谓的打压与被打压。他打个比方：“如果说印度的政府讲CNN误导说印度是恐怖主义的国家，那么它说现在开始我们不订购CNN、不看CNN，我们呼吁人民不购买CNN，这是整个政治动员的一个方式。当彼此的权力是不相上下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能讲谁打压谁，因为CNN的权力可能是高于很多印度的政府，印度的政府唯一的反击方法就是讲，我不让你这样做。我们做的一个区别就是在这里。”

他反问：“不然我们在整个媒体的市场上，弱势者还能怎样？我们不是absolute liberal（绝对自由），假设所有媒体都透明、没有恶意、没有议程、所有消费者都是吸收正确的讯息然后分析、作出一个最好的决定，一般都不是这样。因为大家都有集团的利益，利用媒体或消费者的互动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有不同的管道来平衡。”

记者问道：“你不觉得吗，恶意和非恶意其实很难去区分的，就好像如果你们上台过后，我们监督回你们，你可以把这些全部归类为恶意的打压。”

蔡添强回应：“对呀，对于所有当权者，媒



体永远是恶意的，这个是很正常的，所以它逼使当权者必须要小心，麦克风在的时候你就不要讲那个老家伙很烦呀（记者按：在英国大选期间，英国首相布朗因忘了自己身上还戴有一家媒体的小麦克风，跟身边的同僚埋怨向他作出投诉的女街坊是“顽固女人”（bigoted woman），在录音被播出街之后引起轰动）。”

“你心里是不是讲那个老家伙很烦是一回事，但是在记者的麦克风还没有关的时候你就不要讲咯。因为这个是恶意的，记者本身就是要找你的弱点，所以所有从政者就必须警惕说，你如果没有做好，恶意的媒体一定要把你拉下台。”

他表示，政权和政党最终的衡量就是，你选择这么做，是否有好处？“当你做一个理性的分析的时候，你很多时候知道这么做对政权是没有好处的，但是马来西亚的政权有这个霸气，就是它不管好和坏、不管这个东西会不会带来反效果，就是要这样做。”

他认为，政权和政党要杯葛媒体，就需要承担这么做的后果。

点击：

[专访蔡添强（媒体篇，下）因无法抗大局未积极反垄断 蔡添强否认在野党承担恶果](#)

[专访蔡添强（个人篇）咬警案公正党支持不足 蔡添强否认在党内势弱](#)

[专访蔡添强（政党篇，上）直选确保党路线不改 公正党引领社会思潮](#)
